

汜河的诉说

——郑州“7.20”水灾感怀

文/陈长庚

编者按：这是一首现代长诗，通过黄河支流“汜河”的自述，描写了伴随黄河几千年在河南流域的历史变迁，以及2021年郑州所遭遇的7.20特大暴雨。作者亦希望以此警示、阐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关键词：汜河，污染，内涝，教训，崛起

引用本文

陈长庚. 汜河的诉说——郑州“7.20”水灾感怀.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第1卷第4期, 2022年3月, ISSN2749-9065



摄影/侯丙林

(一)

汜河，
我的俗称，
堂堂大名叫“汜水”。
河水是我的“血液”，
河床是我的“躯体”，
才赋予了我鲜活的生命。
谁也说不清我的生日，

谁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来历。
远在战国时期，
无名氏瑰奇怪异的《山海经》，
就记载着我的简历：
“浮戏之山”，
“汜水出焉，而水流注于河”。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详细描述了我的生活轨迹。
黄河，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我深情拥入您的怀抱，
陪伴您度过了五千年朝夕，
共同见证了时代变迁，
朝代更替。
曾记得，
隋开皇十八年，
始改成皋县为汜水县。
县名因我而起，
前人授予了我千古荣誉，
一直带入二十一世纪。
中原历史文化名城，
世世代代承袭。

(二)

莫看我现在，
瘦骨嶙峋，
鹤发鸡皮。
两千多年前，
可是气宇轩昂，
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业绩。
广武山上，
刘邦项羽鸿沟为界对峙，
迎来了大汉王朝的奠基。
虎牢关前，
刘关张三英战吕布，

开创了群雄逐鹿的三国时期。
牛口峪中，
李世民生擒窦建德，
取得了唐朝一统的决定性胜利。
我的身旁，
虎牢关巍然屹立。
东西锁钥，
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金戈铁马，
烽火硝烟。
我和母亲河一道，
目睹了人间太多的战争苦难，
自己也承受了厚重的沧桑沉积。

(三)

水能载舟，
也能覆舟，
人类对我素怀一种敬畏。
翻开尘封的史籍，
我曾发过大脾气。
时空穿越回明朝年间，
母亲河水倒灌，
先后两次淹没汜水城邑，
县治被迫迁至东魏“制”地。
我更多展现一副温顺可爱形象，
给两岸人们带来无限生机。
农田灌溉，
生活用水，

我都全心全意。
一生中我有过美好的记忆，
全民兴修水利。
疏浚河道，
淙淙渠水，
告别了古老的水车和锅驼机。
喜看：
两岸桃红柳绿，
河中碧水涟漪，
渔翁轻舟，
鹅鸭戏水。
人们尽情地：
游泳、沐浴、洗衣、淘米，
河面上洒满欢声笑语。
附近的古柏渡口，
浩大的引黄上山工程
像一条巨龙盘旋腾飞。

（四）

六十多年来，
地球变暖，
雨雪疏稀。
母亲河曾数次断流，
我的身体也开始瘦弱，
血液流量渐渐降低。
企业又在上游截流筑堤，
昔日的泱泱大河，
今日缩成了涓涓小溪。

烦心事接踵而至：
沿岸居民，
修建民宅，
兴办企业，
开垦耕地，
纷纷蚕食着我的躯体，
增加了洪水泛滥的几率。
偷排污水，
乱倒垃圾，
污染我这不会言语的弱势群体。
我变成了鸡肠子似的臭水沟，
人们路过，
匆匆掩鼻。
我的上游，
十几座桥梁密集。
像一条条锁链，
勒得我透不过气息。
交通与泄洪，
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政府关心我的处境，
派来“河长”专责治理。
施工现场，
挖掘机轰鸣，
重塑人类与我的世代情谊，
共盼我早日恢复青春的活力。

(五)

公元 2021 年 7 月 20 日，
举世震惊，
令人痛心，
青史可鉴的日子。
郑州地区，
遭遇了极端天气。
特大暴雨，
日降雨量 624.1 毫米，
最大小时降雨量 201.9 毫米，
远远突破了历史极值。
百年难觅，
千年不遇！
市区严重内涝，
雨水汇聚成了，
郑州的内海。
地铁五号线被淹，
京广快速路北隧道灌水。
郭家咀水库漫坝，
荥阳市崔庙镇山洪。
我入母亲河口处的汜水镇，
地势低洼，
也沦为了荥阳市的重灾区。
这是有史以来，
最大一次洪水泛滥。
它像一群群脱缰的野马，
奔腾咆哮着，
踏过我的纤瘦躯体，

跃过长年失修的河堤。
疯狂吞没着两岸：
美丽繁荣的村镇，
丰收在望的田地。
上游那一座座桥梁，
形成一道道山大的阻力，
助长了洪魔的肆虐。
狂风暴雨中，
人们抗洪抢险，
英勇悲壮的场景，
惊天动地。
无情的灾害，
夺走了河南省 398 条生命，
经济损失超过 1200 亿！
逶迤邙山默哀。
滔滔母亲河呜咽，

(六)

水灾过后，
人类质疑的目光，
聚焦天气预报的信息。
气象变化万千，
天气预报是世界性难题。
卫星云图，
雷达探测，
也达不到百分之百准确率。
浩瀚宇宙，
藏有无穷人类未知的奥秘。

温室气体效应，
厄尔尼诺现象，
臭氧层空洞。
天灾像一把，
达斯摩尔利剑，
悬挂在人类头顶，
不知它何时出击。
自然灾害的内核规律，
人类还不能完全驾驭。
必须学会和大自然和谐共处，
保护生态环境，
遵从大自然的客观规律。
农田建设，
工业布局，
城市规划，
生态环境，
都是千年大计，
要统筹考虑。

（七）

母亲河博大的胸怀，
容纳了我的狂躁淘气。
人类却将我氾河埋怨，
其实我也有满腹委屈。
如果说天公是主犯，
我则是被它们绑架的从犯之一。
我的血液里，
浮戏山的甘泉，

早已含量低微。
铺天盖地的雨水，
裹挟着浑浊泥沙，
闯进我的家园，
霸占了我的躯体。
穷凶极恶，
横行无忌。
它们退后，
留给我的是满目疮痍。
一旁的母亲河，
看着我无奈叹息。

（八）

我诚恳向人类建议：
痛定思痛，
也应该深刻反思自己。
天灾固然不可抗拒，
能够做到的是否到位？
远在 1938 年，
国民政府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近在 1975 年，
淮河洪水致驻马店水库坝毁。
这历史悲剧，
现在还有多少人忆起？
防汛抗洪口号，
年年在提。
应急预案，
是否层层铿锵落地？

近几年雨季，
企业门前，
居民社区，
防汛沙袋几乎绝迹。
太平盛世日久，
思想滋生麻痹。
一旦重大灾情发生，
应对迟缓，
处置不力。
郑州“7·20”水灾，
虽然是天灾，
有预案就会把损失降到最低。

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新的郑州，
新的荥阳，
新的汜水，
将在“7·20”劫难后崛起！

（九）

艳阳高照，
我这里不断传出好消息。
政府官员，
技术专家，
全国民众，
参观考察的人们成群结队。
灾后重建，
汜河全面治理，
已列入政府重要议题。
母亲河奔流东去，
浪花飞溅，
在为我欣慰。
新时代的号角声中，
一张张宏伟的蓝图正在孕育。